

大虞創業起居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DAF / 16

〔唐〕温大雅撰

大唐創業起居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34680



934680

大唐創業起居注

〔唐〕溫大雅 撰

李季平 點校
李錫厚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江蘇省如東縣印刷廠印刷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2.25 字數 40,000

1983年10月第1版 198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數：15,000

統一書號：11186·57 定價（七）：0.23元

點校說明

《大唐創業起居注》是主要記載唐高祖李淵在建立唐王朝過程中言行動止的一部編年體史書。

作者溫大雅，字彥弘，太原祁（今山西祁縣）人。宋洪邁《容齋四筆》卷十一謂溫初名彥弘，字大雅，後人避唐高宗太子弘諱，遂改以字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其字彥寵，不知何據。據新舊《唐書》大雅兄弟本傳，知溫大雅所生活的年代，歷北周末、隋及唐初（約公元五七三年—六二九年），以才辯知名，初為隋東宮學士、長安縣尉。李淵鎮太原，厚禮之。及至太原兵興，被引為大將軍府記室參軍，專掌文翰。李淵代隋稱帝，大雅與司錄竇威、主簿陳叔達共同參定唐廷禮儀。武德元年遷黃門侍郎，與其弟中書侍郎彥博共掌機密。旋轉工部，進拜陝東道大行臺工部尚書。大雅久掌機密，與皇子李世民間結納很深。及至李世民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爭奪皇位的鬥爭激化，令他移鎮洛陽以待變。在這期間，他多次陳祕策，受到李世民的嘉賞。世民即帝位，他被提升為禮部尚書，封黎國公。著作除《大唐創業起居注》外，尚有

《今上王業記》六卷和《大丞相唐王官屬記》二卷，惜已佚。

起居注之作始於東漢明帝，初由宮廷侍從文臣擔任，至隋始有專官職掌。然亦有不出於史官之手者，本書即爲其一。自漢至唐，歷代起居注甚夥，經五代兵燹，存者無幾。到清代尚存的宋以前起居注，則惟有此書及周密所撰《乾淳起居注》等寥寥數部。《大唐創業起居注》三卷，《文獻通考》作五卷，誤。唐代著名學者劉知幾在《史通》中即已提及，南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均曾著錄，遞嬗相傳，洵爲幸存之本。

《大唐創業起居注》自隋大業十三年五月始，止於武德元年五月，記述了李淵從太原起兵到正式建唐稱帝三百五十七日的歷史事實。因作者長期參與機務，其記錄李唐創建史，與新舊《唐書》、《通鑑》等史書相比較，不但材料豐富詳備，而且可靠得多。再者，該書撰成於義寧、武德年間，下距玄武門之變尚有八、九年，故還能比較真實地反映了李淵、太子建成等人在創建唐王朝過程中的活動及其所起的作用。沒有如後出的正史、《通鑑》那樣的依據貞觀史臣刪定的國史、實錄，誇大李世民的作用，貶低李淵等人的傾向。從《大唐創業起居注》所記述的歷史事實來看，李淵不是無所作爲的庸人，而是一個富有政治經驗、頗具韜略的政治家，同時又是一個久經征戰、老謀深算的軍事家。這應當是較爲可信的。

《大唐創業起居注》現存較早的刊本，有明代毛晉汲古閣所刊《津逮祕書》本，胡震亨《祕冊彙函》本，以及清張海鵬《學津討原》本，這幾種本子脫誤大致相同。《唐宋叢書》本脫誤甚多。清光緒九年（一八八三年），繆荃孫在京師得黃蕘圃藏影宋鈔本，復得章碩卿藍格鈔本，兩取《學津》本校之，後刊入《藕香零拾》。繆氏刊本雖多有勝過毛刻之處，然毛刻亦不乏較繆本爲優者。

在點校工作中，我們取影汲古閣《津逮祕書》本爲底本，參校毛刻原本、《藕香零拾》本，以及北京圖書館藏清吳翌鳳影宋鈔本（吳鈔本半葉十行，行十九字。）和藏園主人傳增湘批校之汲古閣本。另外，還參校宋司馬光《資治通鑑考異》中所引的《起居注》。并據《隋書》、新舊《唐書》、《資治通鑑》等史籍，對本書有關史實進行了校訂。

點校者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目錄

卷一	起義旗至發引凡四十八日	一
卷二	起自太原至京城凡一百二十六日	一八
卷三	起攝政至即真日凡一百八十三日	四四

附錄

津逮祕書本毛晉跋	六
津逮祕書本沈士龍跋	六
津逮祕書本胡震亨跋	六
藕香零拾本繆荃孫跋	六

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之一

起義旗至發引凡四十八日

初，帝自衛尉^(一)卿轉右驍衛將軍，奉詔爲太原道安撫大使，郡文武官治能不稱職者，並委帝黜陟選補焉。河東已來，兵馬仍令帝徵發，討捕所部盜賊，隋大業十二年，煬帝之幸樓煩時也^(二)。帝以太原黎庶，陶唐舊民，奉使安撫，不論本封，因私喜此行，以爲天授。所經之處，示以寬仁，賢智歸心，有如影響。

煬帝自樓煩遠^(三)至鴈門，爲突厥始畢所圍，事甚平城之急。賴太原兵馬及帝所徵兵，聲勢繼進，故得解圍，僅而獲免。遂向東都，仍幸江都宮。以帝地居外戚，赴難應機，乃詔帝率太原部兵馬，與馬邑郡守王仁恭北備邊朔。帝不得已而行，竊謂人曰：「匈奴爲害，自古患之。周秦及漢魏，歷代所不能攘，相爲^劫敵者也。今上甚憚塞虜，遠適江濱，反者多于蝟毛，羣盜所在蜂起。以此擊胡，將求^(四)以濟，天其或者殆以俾^(五)余。我當用長策以馭之，和親而^(六)使之，令其畏威懷惠，在茲一舉。」

既至馬邑，帝與仁恭兩軍兵馬不越五千餘人，仁恭以兵少，甚懼。帝知其意，因謂之曰：「突厥所長，惟恃騎射。見利即前，知難便走，風馳電卷，不恆其陳。以弓矢爲爪牙，以甲冑爲常服。隊不列行，營無定所。逐水草爲居室，以羊馬爲軍糧，勝止求財，敗無鬪色。無警夜巡晝之勞，無構壘饋糧之費。中國兵行，皆反于是。與之角戰，罕能立功。今若同其所爲，習其所好，彼知無利，自然不來。當今聖主在遠，孤城絕援，若不決戰，難以圖存。」仁恭以帝隋室之近親，言而詣理，聽帝所爲，不敢違異。乃簡使能騎射者二千餘人，飲食居止，一同突厥。隨逐水草，遠置斥堠，每逢突厥候騎，旁若無人，馳聘射獵，以曜威武。帝尤善射，每見走獸飛禽，發無不中。嘗卒與突厥相遇，驍銳者爲別隊，皆令持滿，以伺其便。突厥每見帝兵，咸謂以心其所爲，疑其部落。有司言帝而戰者，常不敢當，辟易而去。如此再三，衆心乃安，咸思奮擊。帝知衆欲決戰，突厥畏威，後與相逢，縱兵擊而大破之，獲其特勤所乘駿馬，斬首數百千級。自爾厥後，突厥喪膽，深服帝之能兵，收其所部，不敢南入。

時有賊帥王漫天別黨，衆逾數萬，自號「歷山飛」，結營於太原之南境，上黨、西河、京都道路斷絕。煬帝後十三年，勅帝爲太原留守，仍遣唐諱虎字賁，卽將王威、獸牙卽將高君雅爲副。帝遂弘竊喜甚，而謂第二子秦王等曰：「唐固吾國，太原卽其地焉。今我來斯，是爲天

與。與而不取，禍將斯及。然歷山飛不破，突厥不和，無以經邦濟時也。」既而歷山飛衆數不少，劫掠多年，巧於攻城，勇於力戰。南侵上黨，已破將軍慕容、將軍羅侯之兵；北寇太原，又斬將軍潘長文首。頻勝兩將，所向無前。於是帝率王威等及河東、太原兵馬往討之，於河西雀鼠谷口與賊相遇。賊衆二萬餘人，帝時所統步騎纔五六千而已。威及三軍咸有懼色，帝笑而謂威等曰：「此輩羣盜，惟財是視，頻恃再勝，自許萬全。鬪力而取，容未能克，以智圖之，事無不果。所憂不戰，戰必破之，幸無憂也。」須臾，賊陣齊來，十許里間，首尾相繼。去帝漸近，帝乃分所將兵爲二陣：以羸兵居中，多張幡幟，盡以輜重繼後，從旌旗鼓角，以爲大陣；又以麾下精兵數百騎，分置左右隊爲小陣。軍中莫識所爲。及戰，帝遣王威領大陣居前，旌旗從。賊衆遙看，謂爲帝之所在，乃帥精銳競來赴威。及見輜馱，捨鞍爭取。威怖而落馬，從者挽而得脫。帝引小陣左右二隊，大呼而前，夾而射之，賊衆大亂，因而縱擊，所向摧陷，斬級獲生，不可勝數，而餘賊黨老幼男女數萬人並來降附。於是郡境無虞，年穀豐稔，感帝恩德，若亢陽之逢膏雨焉。

後突厥知帝已還太原，仁恭獨留無援，數侵馬邑，帝遣副留守高君雅將兵與仁恭并力拒之。仁恭等違帝指蹤，遂爲突厥所敗。既而隋主遠聞，以帝與仁恭不時捕虜，縱爲邊患，遂遣司

直馳驛〔三〕，繫帝而斬仁恭。帝自以姓名著於圖錄，太原王者〔三〕所在，慮〔四〕被猜忌，因而禍及，頗有所悔〔五〕。時皇太子在河東，獨有秦王侍側耳〔六〕。謂王曰：「隋曆將盡，吾家繼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顧爾兄弟未集耳。今遭羞里之厄，爾昆季須會盟津之師，不得〔七〕同受孛戮，家破身亡，爲英雄所〔八〕笑。」王泣而啓帝曰：「芒碭山澤，是處容人，請同漢祖，以觀時變。」帝曰：「今遇時來，逢茲錮繫〔九〕，雖覩機變，何能爲也。然天命有在，吾應會昌，未必不以此相啓。今吾勵謹〔三〕，當敬天之誠，以卜興亡。自天祐吾，彼焉能害，天必亡我，何所逃刑？」爾〔三〕後數日，果有詔使馳驛而至，釋帝〔三〕而免仁恭，各依舊檢校所部。

煬帝之幸江都也，所在路絕，兵馬討掩〔三〕，來往不通，信使行人，無能自達。惟有使自江都至于太原，不逢劫掠，依程而至，衆咸異焉。初，使以夜至太原，溫顏〔二〕將宿於城西門樓上，首先見之，喜其靈速，報兄彥弘，馳以啓帝。帝時方卧，聞而驚起，執彥弘手而笑曰：「此後餘年，實爲天假。」退謂秦王曰：「吾聞惟神也，不行而至，不疾而速，此使之行，可謂神也。天其以此使促吾〔三〕，當見機而作。」雄斷英謨，從此遂定。帝素懷濟世之略，有經綸天下之心。接待人倫，不限貴賤，一面相遇，十數年不忘。山川衝要，一覽便憶。遠近承風，咸思託附。仍命皇太子於河東潛結英俊，秦王於晉陽密招豪友。太子及王，俱稟聖略，傾財賑施，卑

身下士，逮乎鬻繒博徒，監門廝養，一技可稱，一藝可取，與之抗禮，未嘗云倦，故得士庶之心，無不至者。

十三年，歲在丁亥^(三)，正月丙子夜，晉陽宮西北有光夜明，自地屬天，若大燒火，飛焰炎赫，正當城西龍山上，直指西南，極望竟天。俄而山上當童子寺左右有紫氣如虹，橫絕火中，上衝北斗。自一更至三更而滅。城上守更人咸見，而莫能辨之，皆不敢道。大業初，帝爲樓煩郡守，時有望氣者云：「西北乾門有天子氣連太原，甚盛。」故隋主於樓煩置宮，以其地當東都西北，因過太原，取龍山風俗道，行幸以厭之云。後又拜代王爲郡守以厭之。

二月己丑，馬邑軍人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據其郡，而自稱天子，國號定楊。武周竊知煬帝於樓煩築宮厭當時之意，故稱天子，規以應之。帝聞而歎曰：「頃來羣盜遍于天下，攻略郡縣，未有自謂王侯者焉。而武周豎子，生于塞上，一朝歛起，輕竊大名，可謂陳涉狐鳴，爲沛公驅除者也。」然甚欲因此起兵，難于先發，私謂王威、高君雅等曰：「武周雖無所能，僭稱尊號，脫其進入汾源宮，我輩不能剪除，並當滅族矣。」雅大懼，固請集兵。帝察威等情切，謬謂之曰：「待據樓煩，可微爲之備。宜示寬閑，以寧所部。」三月丁卯，武周南破樓煩郡，進據汾源宮。帝謂官僚曰：「兵可戒嚴，城可守備，糧可賑給。三者當今廢一不可。須預部分，惟諸公斷之。」威

等計無所出，拜而請帝曰：「今日太原士庶之命，懸在明公，公以爲辭，孰能預此？」帝知衆情歸己，乃更從容謂之曰：「朝廷命將出師，皆稟節度，未有閩外敢得專之。賊據離宮，自稱天子，威福賞罰，隨機相時，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汾源去此數百里間，江都懸隔三千餘里，關河襟帶，他賊據之。聞奏往來，還期莫測。以嬰城膠柱之兵，當巨猾豕突之勢，諮文人以救火，其可撲滅乎？公等國之爪牙，心如鐵石，欲同戮力，以除國難，公家之利，見則須爲，俾其無猜，期于報効。所以詢議，擇善行之，是非憚於治兵，敢辭戎首。」威等對曰：「公之明略，遠近備知，地在親賢，與國休戚。公不竭力，誰盡丹誠？若更逡巡，羣情疑駭。」帝若不得已而從之，衆皆悅服，權而聽命。帝以王威兼任太原郡丞，爲人清恕，令與晉陽官監裴寂相知檢校倉糧，賑給軍戶口。高君雅當守高陽，得無失脫，遣巡行城池及捍禦器械，以兵馬鎧仗、戰守事機，召募勸賞、軍民徵發，皆須決於帝。太原左近聞帝部分募兵備邊，所在影赴，旬日之頃，少長得數千人。兵司總帳以聞，請安營處。帝指興國寺曰：「勤王之師，不謀而至，此其興國者焉。宜于此寺安處。」恐威、雅猜覺，亦不之問。私謂秦王等曰：「紀綱三千，足成霸業。處之興國，可謂嘉名。」仍遣密使往蒲州，催追皇太子等。

是月也，朔方郡人梁師都又殺郡官而稱天子。初，帝遣獸牙郎將高君雅與馬邑守王仁恭

防逼突厥，雅違帝旨，失利而還。帝恐煬帝有責，便欲據法繩雅，雅是煬帝舊左右，慮被猜嫌，忍而不問。雅性庸俚，不知慙屈。帝〔三〕甚得太原内外人心，瞻仰龍顏，疑有異志。每與〔三〕王威密伺帝隙。有鄉長劉龍者，晉陽之富人。先與官監裴寂引之謁帝。帝雖知其微細，亦接待之以招客。君雅又與龍相善。龍感帝恩，竊知雅等密意，具以啓聞。帝謂龍曰：「此輩下愚，闖于時事，同惡違衆，必自斃也。然卿能相報，深有至誠，幸勿有〔三〕多言，我爲之所。」

夏五月癸亥夜，帝遣長孫順德、趙文恪等率興國寺所集兵五百人，總取秦王部分，伏于晉陽宮城東門之左，以自備。甲子旦，命晉陽縣令劉文靜導開陽府司馬劉正會〔三〕，辭告高君雅、王威等與北蕃私通，引突厥南寇。帝集文武官僚，收威等繫獄。丙寅，而突厥數萬騎抄逼太原，入自羅郭北門，取東門而出。帝分命裴寂、文靜等守備諸門，並令大開，不得輒閉，而城上不張旗幟。守城之人，不許一人外看〔三〕，亦不得高聲，示以不測。衆咸莫知所以。仍遣首賊帥王康達率其所部千餘人，與志節府鷹揚郎將楊毛等，潛往北門隱處設伏，誠之待突厥過盡，抄其馬羣，擬充軍用。然突厥多，帝登宮城東南樓望之，且及日中，騎塵不止。康達所部，並是驍銳，勇于抄劫，日可食時，謂賊過盡，出抄其馬。突厥前後夾擊，埃塵漲天，逼臨汾河，康達

等既無出力，並墜汾而死，唯楊毛等一二百人浮而得脫。城內兵數無幾，已喪千人，軍民見此勢〔三〕，私有危懼，皆疑王威、君雅召而至焉，恨之愈切。帝神色自若，懼甚于常，顧謂官僚曰：「當今天下賊盜，十室而九，稱帝圖王，專城據郡。孤荷文皇殊寵，思報厚恩，欲與諸賢立功王室。適欲起兵，威、雅沮衆，深相猜忌，密構異謀，欲加之罪，疑其私通境外，豈謂繫之二日，甲子是十五日，丙寅是十七日。突厥果入太原。此殆天心爲孤罰罪，非天意也，何從而至？天既爲孤遣來，還應爲孤令去。彼若不去，當爲諸軍遣之，無爲慮也。」帝以見兵未多〔三〕，又失康達之輩，戰則衆寡非敵，緩恐入掠城外居民。夜設伏兵出城，以據險要。曉令他道而入，若有來援，仍誠出城將士，遙見突厥則速據險，勿與共戰。若知〔三〕其戰去，必莫追之。但送出境而還，使之莫測。爾後再宿，突厥達官自相謂曰：「唐公相貌有異，舉止不凡，智勇過人，天所與者。前來馬邑，我等已大畏之，今在太原，何可當也。且我輩無故遠來，他又不與我戰，開門待我，我不能入，久而不去，天必瞋我。我以唐公爲人，復得天意，出兵要我，盡死不疑。不如早去，無住取死。」己亥夜，潛遁。明旦〔三〕，城外覘入馳報，帝曰：「我知之矣。」文武官入賀，帝曰：「且莫相賀，當爲諸官召而使之。」即立自手疏與突厥書，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自去自來，豈非天所爲也？我知天意，故不遣追；汝知天意，亦須同我。當今隋國喪亂，蒼

生困窮，若不救濟，總爲上天所責。我今大舉義兵，欲寧天下，遠迎主上，還共突厥和親，更似開皇之時，豈非好事。且今日陛下雖失可汗之意，可汗寧忘高祖之恩也？若能從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必以路遠，不能深入，見與和通，坐受寶玩，不勞兵馬，亦任可汗，一二便宜，任量取中。仍命封題，署云：「某啓」。所司報請云：「突厥不識文字，惟重貨財，願加厚遺，改啓爲書。」帝笑而謂請者曰：「何不達之深也。自頃離亂，亡命甚多，走胡奔越，書生不少。中國之禮，併在諸夷。我若敬之，彼仍未信。如有輕慢，猜慮愈深。古人云：『屈于一人之下，伸于萬人之上。』塞外羣胡，何比擬凡庸之一耳。且『啓』之一字，未直千金。千金尚欲與之，一字何容有慳。此非卿等所及。」迺遣使者馳驛送啓。始畢得書，大喜。其部達官等曰：「我知唐公非常人也。果作異常之事。隋主前在雁門，人馬甚衆，我輩攻之，竟不敢出。太原兵到，我等畏之若神，皆走還也。天將以太原與唐公，必當平定天下。不如從之，以求寶物。但唐公欲迎隋主，共我和好，此語不好，我不能從。隋主爲人，我所知悉。若迎來也，即忌唐公，於我舊怨，決相誅伐。唐公以此喚我，我不能去。唐公自作天子，我則從行，覓大勳賞，不避時熱。」當日即以此意作書報帝。使人往還，不踰七日，使至，前日所賀官僚，舞蹈稱慶。帝開書歎息久之，曰：「非有天命，此胡寧豈如此？但孤爲人臣，須盡節。主憂

臣辱，當未立功，欲舉義兵，欲戴王室，大名自署，長惡無君，可謂階亂之人，非復尊隋之事。本慮兵行以後，突厥南侵，屈節連和，以安居者。不謂今日所報，更相要逼，乍可絕好蕃夷，無有從其所勸。「突厥之報帝書也，謂使人曰：『唐公若從我語，即宜急報，我遣大達官往取進止。』」官僚等，以帝辭色慄然，莫敢咨諫。興國寺兵知帝未從突厥所請，往往偶語曰：「公若更不從突厥，我亦不能從公。」裴寂、劉文靜等知此議，以狀啓聞，帝作色曰：「公等並是隋臣，方來共事，以此勸孤，臣節安在！」裴寂等對曰：「儻使伊、呂得盡誠于桀、紂，即不爲湯、武之臣。寂等改以事君，不敢拘于小節。且今士衆已集，所乏者馬。蕃人未是急須，胡馬待之如渴。若更遲留，恐其有悔。」帝曰：「事不師古，鮮能克成。諸賢宜更三思，以謀其次。」

六月己卯，太子與齊王至自河東，帝懼甚。裴寂等乃因太子、秦王等入啓，請依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故事，廢皇帝而立代王，興義兵以檄郡縣，改旗幟以示突厥，師出有名，以輯夷夏。帝曰：「如此所作，可謂掩耳盜鐘。事機相迫，不得不爾。雖失意于後主，幸未負于先帝。衆議既同，孤何能易。所恨元首叢脞，股肱墮哉！」歎歎不得已。裴寂等曰：「文皇傳嗣後主，假權楊素，亡國喪家，其來漸矣。民怨神怒，降茲禍亂。致天之罰，理亦其宜。」於是遣使以衆議馳報突厥。始畢依旨，即遣其柱國康鞘利、級失、熱寒、特勤、達官等，送馬千匹來太原交